

新郎的 婚纱

Pierre Lemaitre

[法] 皮耶尔·勒迈特 / 著
邹婧 俞佳乐 / 译



Robe de Marié

**龚古尔奖得主勒迈特揪心力作
《天上再见》之前的人间失格**

海天译丛

新郎的婚纱

Robe de Marié

Pierre Lemaitre

[法] 皮耶尔·勒迈特 / 著

邹婧 俞佳乐 / 译

海天出版社

· 深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郎的婚纱 / (法) 皮耶尔·勒迈特著; 邹婧,
余佳乐译.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9.3
(海天译丛)
ISBN 978-7-5507-2590-4

I. ①新… II. ①皮… ②邹… ③余… III. ①长篇小
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3300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8-094号

ROBE DE MARIE

by Pierre Lemaitre

© Calmann-Lévy,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via Dakai Agency Limited

新郎的婚纱

XINLANG DE HUNSHA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胡小跃 李尧 戚乐也
责任校对 叶果
责任技编 梁立新
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39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3月第1次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索 菲	1
弗朗兹	113
弗朗兹与索菲	207
索菲与弗朗兹	255
译后记	297

索 菲

她席地而坐，背抵着墙，双腿伸直，呼吸急促。

雷奥的身体靠着她，一动不动，头枕在她大腿上。她的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头发，另一只手试着去擦拭眼睛，动作并不协调。她在哭，呜咽有时变为叫喊。她嚎叫着，这叫声从腹部升起。她的头垂向一边，又倒向另一边。忧伤时而袭来，她用后脑叩击墙面。疼痛给她带来些许安慰，但她很快再次崩溃。雷奥很乖，一动不动。她垂下眼睛看着他，搂住他的头，抵在腹部，继续哭泣。谁都无法想象她的不幸。

1

这个早晨，像许多个早晨一样，她醒来时泪水满面，嗓子发紧，可她并没有特别值得担心的理由。在她的生活中，泪水稀松平常：自从她疯了之后，她每晚都哭。早晨，如果发现脸颊没有泡在泪水中，她甚至可以认为她的夜晚是平和的，睡眠是深沉的。早晨以泪洗面、咽喉干紧

仅仅是个信号。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樊尚的事故开始？从他的死亡开始？从第一例死亡开始，还是更久以前？

她用一只手臂支撑起身体，拿床单擦了擦眼睛，摸索着去找香烟，没有找到，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所有记忆都回来了，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有晚上……她立刻记起来应该走，离开这个房子，起身出发，但她停在那里，仿佛被钉在床上，完全无法行动，筋疲力尽。

她终于从床上起来，走到客厅，热尔韦太太坐在沙发上，安静地俯身在电脑键盘前。

“休息得好吗？”

“休息好了。”

“您脸色有点差。”

“早晨我总是这样。”

热尔韦太太保存了文件，合上手提电脑。

“雷奥还在睡，”她一边说一边径直走向挂衣架，“我没敢去看他，怕吵醒他。反正今天不上学，他最好多睡会儿，让您也安静些……”

今天不上学。索菲仿佛记起来了。有教学会议。热尔韦太太站在门边，已经穿好了大衣。

“我得走了……”

她感到自己没有勇气宣布她的决定。再说，即使有勇气，她也没有时间了。热尔韦太太已经关上了门。

今晚……

索菲听到楼梯里响起了她的脚步声。克里斯蒂娜·热尔韦从来不坐电梯。

寂静笼罩。到这里工作以来，她第一次在客厅正中央点燃香烟，开始踱步，像是惨剧后的幸存者，看到的一切都是虚无。应该走了。她独自一人站着，手里夹着一支烟，感到没那么紧迫，但是她知道，因为雷奥，应该准备出发。她走到厨房，按下了烧水壶的开关，给自己时间恢复神智。

雷奥。六岁。

第一眼见到他，她就觉得他帅气。四个月前，同样是在莫里哀街的这间客厅里，他跑着进来，到她跟前立刻停下，专注地看她，微微侧着头，这是他凝神思考的典型动作。他母亲只是说：“雷奥，这是索菲，我和你说起过的。”

他观察了她许久，然后说“好吧”，走上前来拥抱她。

雷奥是个善良的孩子，有些任性，聪明并且活力惊人。索菲的工作是早晨送他去学校，中午和晚上接他回来，一直照看到热尔韦太太或者她丈夫终于回来的时候。她的下班时间从下午五点到夜里两点不定。随叫随到是索菲获得这份工作的关键：她没有个人生活，这在第一次面

试时就明白无疑。热尔韦太太尽量不过度利用她的随叫随到，但日常生活总会战胜原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索菲成了这个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齿轮。因为她总是在那里，时刻准备着，永远随叫随到。

雷奥的父亲，刻板严酷的四十岁高个儿男人，外交部司长。他的太太优雅修长，微笑中带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尝试着协调审计事务所统计师、雷奥母亲和未来国务秘书夫人三个角色。两口子生计无忧，但商量报酬时，索菲明智地没有抬价。事实上，她想都没想就接受了，因为他们开出的价码足够她开销了。从第二个月月末起，热尔韦太太就给她加了工资。

雷奥盲目信服索菲，连他母亲都要花几小时做完的事情，索菲能不费力气地搞定。他并不如她担心的那样是个被宠坏了的、沙皇般发号施令的孩子，而是安静听话。当然，他也有任性的时候，但索菲在他的阶级概念里占据了很好的位置，高高在上。

每天晚上，六点左右，克里斯蒂娜·热尔韦会打电话来问问情况，语调尴尬地告知她回家的时间。她先和儿子通话几分钟，然后努力和索菲聊上几句贴心话。

她的尝试收效甚微：索菲坚持——却并无特别的用意——通话基本上以汇报日常生活为主。

雷奥每晚八点准时上床。这很重要。索菲没有孩子，但有原则。给他念完一个故事之后，剩下的时间里，她就

坐在能收到几乎所有卫星频道的超薄电视机前。在她工作的第二个月，热尔韦太太发现无论何时回家，索菲都待在电视屏幕前，便悄悄备下了这份礼物。很多次，热尔韦太太都惊讶于一个明显受过教育的三十岁的女子会满足于这份低微的工作，所有晚上都在小小的屏幕前度过，虽然后来换成了大屏幕。在第一次面试时，索菲说自己学过传播学，热尔韦太太还想了解更多，索菲提到了DUT^①，说她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过，但没说具体职位，曾经是已婚身份，如今不再是了。克里斯蒂娜·热尔韦很满意。她儿时的朋友，一家职业中介所的女经理向她举荐了索菲，因为某个神秘的原因，在唯一的一次面谈中，索菲令她这位朋友觉得热情可亲。再说事情紧急，雷奥的上一任保姆毫无征兆地临时请辞。索菲平静严肃的面容令人信任。

在最初几个星期里，热尔韦太太几次投石问路，想对索菲的生活了解得更多。从回答中揣测出她的人生遭受了一场“可怕而秘密”的悲剧之后，热尔韦太太谨慎地放弃了探究。在权贵身上，总会留下一些浪漫主义的痕迹。

烧水壶停止工作的时候，像往常一样，索菲已经迷失在自己的想法里。对她而言，这是一种可以长期持续的状态——常常心不在焉。她的脑子似乎因为一个念头、一

① Diplôme Universitaire de Technologie的首字母缩写，法国公立大学技术学院颁发的一种短期职业教育文凭。（本书脚注皆为译注）

个形象而凝滞了，思想缓慢地包裹在其周围，她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像是一只昆虫。接着，随着某种重力效应，她重新回落到当下，从断裂之处再次拾起正常生活，总是如此。

这一次，布尔范医生的脸奇怪地闪现。她已经很久没再想起他了，她想象中的医生不是这样子的。在电话里，她猜想那是一个高大威严的男人，可实际上他非常矮小，像是公证处小文员，因为被允许接待次要客人而惶恐不已。医生身边的书架上放着些摆设。索菲想要坐着，进门的时候她就说了：“我不想躺下来。”布尔范医生做了个手势，表示这不是问题。“在这里，不用躺。”他补充道。索菲尽力解释。“一个记事本。”医生最终宣布。索菲要记下她做的一切。她忘记的事情就够为自己营造“一整个世界”了。“应该努力客观地看待事情，”布尔范医生说，这样一来，“您可以准确衡量您所忘记和所失去的。”于是索菲开始记录一切。她这么做了有三个星期吧……直到下一次就诊。在此期间，她还是失去了……很多东西！她忘了各种预约，在去见布尔范医生的两小时前，她发现自己甚至弄丢了记事本，再也找不回来。她弄乱了一切。她是在那天翻出了给樊尚的生日礼物的吗？那个准备送出惊喜时却无法找到的礼物。

一切都混乱了，她的生活如此混乱……

她将水倒入碗中，抽完了烟。周五，不用上学。正常情况下，她只在周三和个别周末才要全天照看雷奥。她领着他去这儿去那儿，看心情见机行事。到目前为止，两个人玩得不错，也不常争吵。因此，一切都好。

直到她开始感觉有些麻烦和不安。她不想与这种感觉纠缠，努力赶走这个念头，就像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但这感觉坚持卷土重来。她对孩子的态度也受到了影响。刚开始毫无警示，只是某件隐蔽的、无声的事情，某个只关乎他们两人的秘密。

直到突然间她看到了真相，前一天，在唐特蒙广场上。

五月末的巴黎格外美丽。雷奥想要一个冰淇淋。她坐在凳子上，感觉不舒服。开始她把不适归咎于身在广场的缘故，这是她最讨厌的地方，因为她尽量避免和家庭主妇们闲聊。她知道如何挫败熟人们无休无止的搭讪，她们如今也避免和她说话，但她还得应付偶然发生的情况，新来或路过的人，还有退休的老妇。她不喜欢广场。

她漫不经心地翻着杂志，雷奥走到她面前，吃着冰淇淋，随意地看着她。她回看他，就在那一刻，她发现了一个再也无法掩饰的事实：她开始讨厌他，无法解释。他总盯着她，她惊恐地发现自己对他已是那么无法容忍：天使般的脸庞，贪食的嘴唇，傻傻的微笑，滑稽的衣服。

她说：“我们走吧。”其实她想说：“我走了。”她头脑里的机器开始发动，带着它的那些黑洞、缺失、空白、荒谬……当她急匆匆地往家走的时候（雷奥抱怨她走得太快了），一些景象纷乱袭来：樊尚的车撞到了树，警灯在夜色中闪烁，首饰盒深处的手表，老杜盖太太的尸体滚下楼梯，报警器的尖叫撕裂了深夜……景象从一个方向鱼贯而来，又朝另一个方向列队而去，新的景象，旧的景象。制造眩晕的机器重启了它永恒的运动。

索菲没有计算她疯了多久。太久了……可能因为痛苦，她感觉度日如年。最初如行缓坡，几个月后，是坐滑梯的感觉，全速滑落。那时索菲已婚。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樊尚是个很有耐心的男人。每次索菲想起他，他仿佛都出现在一组连续变化的镜头中：年轻、微笑着、始终安静的樊尚和最后几个月面带倦容、脸色发黄、目光呆滞的樊尚重叠在一起。刚结婚的时候（索菲准确地回想起了他们的寓所，她想知道在同一个头脑中，怎么会同时留有那么多的回忆和缺失），她只是心不在焉。总是听到“索菲走神了”，她安慰说自己一向如此。然后，她的走神变得奇怪。简单地说，一切猛然溃散。忘了预约，忘了东西，忘了人，开始丢东西，钥匙、文件，几个星期以后，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重新找回。尽管不动声色，樊尚心里渐渐开始紧张。可以理解。因为忘记服药，丢了生日礼物、圣诞节的装饰……连最坚强的人也会觉得烦恼。索菲开始

记录一切，像正在戒毒的人一般谨慎小心。她弄丢了记事本、车子、朋友，因为偷窃而被捕，她的混乱逐渐传染到生活的所有角落。她开始像酗酒者一样隐瞒自己的过失，作弊，掩盖，为了让樊尚、让所有人无法察觉。一位治疗师建议她住院，她拒绝了，直到疯狂之中死亡不期而至。

索菲走着，打开包，伸手进去，颤抖着点燃烟，深深呼吸。她闭上眼睛。尽管脑袋里嗡嗡作响，不适难忍，她仍察觉到雷奥已经不在身边。她转过身，看见他在身后远处，站在人行道中央，双臂交叉，脸色阴沉，执拗地拒绝前行。看到这孩子伫立在人行道中央发脾气，她怒火中烧，原路折回，在他面前停下，伸手给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耳光惊醒了她。她感到羞耻，回过头看看是否有人看见。没有人，街道安静，只有前方一辆摩托缓慢经过。她看着孩子抹了抹脸，回看她，没有哭，仿佛隐隐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

她坚定地说：“我们回家。”

到此为止。

整个晚上，两人没有说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她暗自担心热尔韦太太是否会为这记耳光发难，但她知道这无所谓。现在她该走了，眼下的情况是她似乎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像是刻意安排的一样，热尔韦太太回家晚了。索菲睡在沙发上，电视屏幕里篮球比赛在潮水般的欢呼和尖叫中进行。热尔韦太太关掉电视，寂静唤醒了索菲。

“很晚了。”热尔韦太太抱歉地说道。

她看着面前包裹着大衣的身影，低沉绵软地答了一声“不晚”。

“您愿意睡在这里吗？”

热尔韦太太晚归的时候都会建议她留宿，她总是拒绝，热尔韦太太会支付的士费。

片刻之间，索菲看到了那一天结束时的一切，寂静的夜，雷奥躲闪的目光，情绪低沉，耐心听完晚间故事，明显在想着别的事情，接受她最后的亲吻，难受显而易见，以至于她惊讶地听见自己说道：“这没什么，小傻瓜，没什么。对不起……”

雷奥点点头表示同意。似乎在这一刻，成年人的生活猛然闯进了他的世界，他也因此筋疲力尽，很快睡着了。

这一次，索菲答应留下来睡，她太萎靡不振了。

她手中握着已经凉了的茶碗，眼泪重重地落到地板上，内心却不为所动。在短短一瞬间，一个形象出现，猫的尸体被钉在木门上。一只黑白相间的猫，还有别的形象，都是死去的。在她的故事里有很多的死亡。

到时候了。她看了一眼厨房的挂钟，九点二十分。不知不觉中，她又点燃了一支烟，又神经质地摁灭烟头。

“雷奥！”

她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在这声音中听出了不安，却不知它从何而来。

“雷奥？”

她冲进孩子的房间。床上的被子鼓成一团，勾勒出俄罗斯山脉的形状。她喘了口气，放松下来，甚至隐隐微笑起来。恐惧的退却让她并不情愿地生出几分心怀感激的温柔。

她走到床边说道：“好吧，这个小男孩在哪里呢？”

她转过身：“也许在这里……”

她轻轻地打开了松木衣柜的门，用余光注意床上的情形。

“不，不在衣柜里。也许在抽屉里……”

她拉动抽屉，一次、两次、三次，一边说着：“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也没有……他会在哪里呢？”

她走向门口，加大声音说道：“好吧，既然他不在这里，那我走了……”

她重重地关上门，但留在卧室里，盯着床和被子的形状。她期待着某个动静。不安袭击了她，胃里一阵泛空。一个不可能的形状。她僵在那里，泪水再次涌出，但不是现在的泪，是过去的泪，在看到一个人浑身鲜血的男人伏在

方向盘上时模糊了双眼的泪，在她用双手奋力将老妇人推落楼梯时留下的泪。

她机械地迈步走向床边，一把掀开被子。

雷奥就在那里，但他没有睡着。他光着身子，缩成一团，双手抵着脚踝，头埋在膝盖中间。从侧面望去，他的脸呈现出可怕的颜色，睡衣将他紧捆着，脖子被鞋带死死勒住，勒出一道深痕。

她咬住拳头，还是没有忍住呕吐。她的身子前倾，在跌倒前的最后时刻避免碰到孩子的尸体，只能靠住床沿。几乎同时，雷奥小小的尸体朝她倒下来，孩子的头撞到了她的膝盖。她紧紧地搂住尸体，什么都阻止不了她和他倒在了一起。

于是，现在，她坐在地上，背抵着墙，雷奥僵直冰冷的尸体靠着她……她在嚎叫中惊慌失措，那些叫声仿佛发自旁人。她低下眼看孩子，泪水模糊了视线，她知道眼前惨烈一片。她的一只手机械地抚摸着他的头发，他大理石般灰暗的脸朝着她，凝滞的眼神望向虚无。